

全新修订
典 | 藏 | 版

HAI YAN
海宴
作品

琅琊榜

上

HAIYAN
海宴
作品

上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琅琊榜/海宴著. —2版.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411-3250-6

I. ①琅… II. ①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5282号

Lang Ya Bang

琅琊榜

海宴著

出版统筹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庆宁 王筠竹
特约编辑 狐辰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封面绘图 纳言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10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8mm×235mm 1/16
印 张 55.75
字 数 921千字
版 次 2014年5月第二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250-6
定 价 75.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推荐序

近年来读书，大多是为工作，功利加上自身的浮躁，阅读已没有快乐。要谢谢海宴，在我不眠不休读完《琅琊榜》后，才发现自己被久违的愉悦感包裹，在层层推进、惊心动魄的情节里一直涌动着、激荡着。

有人说，我们这些“70后”，是最后一批理想主义者，怀有深深的英雄主义情结。少时看武侠，最振奋人心的便是倚天屠龙谁与争锋、小李飞刀例不虚发，而今世道剧变，冷兵器时代的打打杀杀已如过眼云烟，大侠们惊觉囊中剩下的碎银子多乎哉不多也，须得考虑谋生了……生活布满陷阱，社会充满敌意，我们生活的年代，有多少梦想就有多少无奈，纯真的人不是堕落就是折戟沉沙，成长的代价并非张艾嘉唱的那般抒情感伤，是流血是死亡是价值观的颠覆重建，并且你并不一定认识这个脱胎换骨后的自己，这其中的挫败感，往往又很难向外人解释明白。但正如你所知，总有一些是非曲直是百折而不弯的，总有一些悠悠情怀是雨打风吹不去的，而阅读最大的快乐便是，文字的世界里，梦想未必不见容于现实，现实也未必一定会扼死梦想，就像《琅琊榜》中纵然风雨如晦也始终跳荡着一股勃勃生机的王朝——海宴将浩气给了萧景琰，将仁恕给了萧景睿，将旷达给了言豫津，将荣光给了霓凰，将疏狂给了蔺晨，将纯粹给了飞流……最后将一颗不灭的赤子之心给了林殊，人性的漆黑夜色里，这一盏心灯如月。

作为《琅琊榜》电视剧的制片人，我非常骄傲地向大家推荐这部小说，希望每一个人都能跟从海宴的一支妙笔，享受这一段梦幻之旅。

——侯鸿亮（电视剧《琅琊榜》制片人）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上册	推荐序
皎皎我心	一发千钧	百密一疏	稚子之约	御殿觐君	迷离往事	麒麟之才	好迷之争	小显峥嵘	初临帝京		
119	104	091	079	067	053	035	024	012	001		

第二十一章	雪映忠魂	258
第二十章	魔高道高	246
第十九章	各显神通	233
第十八章	覆手为雨	219
第十七章	翻手为云	208
第十六章	杀机渐近	194
第十五章	智珠暗握	181
第十四章	牵藤挂蔓	168
第十三章	荒园疑骸	153
第十二章	侠骨柔肠	142
第十一章	惊魂截杀	129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三十三章	天翻地覆	404
第三十二章	嘉宾云集	391
第三十一章	大楚来客	379
第三十章	密室初启	368
第二十九章	两败俱伤	355
第二十八章	惊天一震	346
第二十七章	歌舞升平	332
第二十六章	朔风渐紧	319
第二十五章	以静制动	308
第二十四章	除夕血案	297
第二十三章	云收雾散	282
第二十二章	暗流突起	269
中册		

第三十四章	情绝义断	416
第三十五章	覆巢之下	431
第三十六章	天牢末路	446
第三十七章	慈亲永绝	461
第三十八章	此消彼长	472
第三十九章	旧日之痕	485
第四十章	此去经年	495
第四十一章	东宫惊变	508
第四十二章	已露锋芒	523
第四十三章	山雨欲来	532
第四十四章	城门劫囚	543
第四十五章	寒风满楼	558
第四十六章	一诺千金	571

目
录

NIRVANA
IN FIRE

第五十八章	再返京华	725
第五十七章	情深难寿	713
第五十六章	劫后余生	703
第五十五章	困兽犹斗	689
第五十四章	故人重逢	677
第五十三章	惨烈真相	663
第五十二章	胜券在握	648
第五十一章	一剑封喉	633
第五十章	唇枪舌剑	622
第四十九章	步步惊心	610
第四十八章	兵行险招	598
第四十七章	行兵布阵	583
	下册	

再版后记	859
尾声	857
风起	
最终章	842
情义千秋	
第六十八章	830
血色清名	
第六十七章	821
金阶狂澜	
第六十六章	811
推心置腹	
第六十五章	800
尺素烈狱	
第六十四章	789
天若有情	
第六十三章	778
何忧何求	
第六十二章	767
暗夜微漪	
第六十一章	756
莫逆相知	
第六十章	745
火寒奇毒	
第五十九章	734
有朋远来	



金陵，大梁帝都。

物宝天华，王气蒸蔚，此处连城门也与他处不同，格外的巍峨坚实。在川流不息入城的人流中，一辆青篷双辕的马车不起眼地夹在其中，摇摇缓行，在距离城门数丈之地停顿了下来。

车帘掀起，一个月白衣衫、容颜清朗的年轻人跳下车，前行几步，仰起头凝望着城门上方的“金陵”二字。

走在马车前方的两名骑士察觉到后面有异样，回过头看了一下，一齐拨转马头奔了过来。这两人都是贵族公子的打扮，年龄也大致相仿，跑在前面的一个远远就在问：“苏兄，你怎么了？”

梅长苏没有回答，他保持着仰望城门的姿势，表情凝然不动，一头乌发被风吹起，有几丝零散地覆在苍白的面颊上，使得整个人透出一股深邃的沧桑与悲凉。

“苏兄是不是累了？”这时另外一人也奔至近前，关切地道，“就快到了，今天可以好好歇歇。”

“景睿，谢弼，”梅长苏毫无颜色的唇边掠过一抹浅淡的笑，“我想在这里再站一会儿……多年没来，想不到金陵城几乎丝毫未变，进了城门后，多半也依然是冠盖满京华的盛况吧……”

萧景睿微微有些怔忡，问道：“听起来似乎苏兄以前……曾经来过金陵？”

“十五年前，我曾在金陵受教于黎崇老先生，自他被贬离京后，就再没有回来过。”梅长苏幽幽长叹一声，闭了闭眼睛，似要抹去满目浮华，“想到先师，不免要

感慨前尘往事如烟如尘，仿若云散水涸，岂复有重来之日。”

提起前代鸿儒黎老先生，萧景睿与谢弼都不由神色肃然。

黎崇这位学博天下的一代宗师，虽然受召入朝教习诸皇子，但亦不忘设教坛于宫墙之外。在他座前受教之人富贵寒素，兼而有之，并无差别，一时名重无两。然而当年不知为了何故触怒天颜，以太傅之身被贬为白衣，愤愤离京，郁郁而亡，诚是天下士子心中之痛。在与梅长苏一路同行到金陵的相处过程中，萧景睿和谢弼都觉得这位苏兄学识深不可测，一定大有渊源，却没想到他原来竟是受教于这位老先生。

“苏兄身子不好，我们本来是请你到金陵散心养病的，你若是这般郁郁不欢，倒让我们这些做朋友的觉得过意不去。”萧景睿低声劝道，“黎老先生若泉下有知，也不想看到苏兄你为他伤感，有损身体。”

梅长苏默然半晌，方缓缓睁开双眸，道：“你们放心，既到王都城下，难免要哀念片刻亡师当年忠心受挫、黯然离京的凄楚之情，岂有一直沉溺忧伤之理？我没有事的，咱们进城吧。”

时近黄昏，昼市已休，夜市未起，街面有些清寂。三人很快就赶到了一座赫赫府第前，“宁国侯府”的匾额高高悬挂，十分显眼。

“哎呀，快进去通报，大公子、二公子回来了！”这时正好是下人们忙着四处掌灯的时候，一个眼尖的男仆扭头瞅见他们，立即高声叫了起来，同时迎上来请安。

三人下车下马，客前主后进了侯府大门，入目便是一道影壁，壁上“护国柱石”四字竟是御笔。

“芹伯，父亲、母亲呢？”萧景睿问着一个匆匆迎出来的老仆。

“侯爷在书房，不过夫人今日礼佛，要留宿公主府。”

“那我爹、我娘呢？大哥和绮妹他们呢？”

“卓庄主和卓夫人已经回汾佐去了，卓姑爷和大小姐同行。”

在一旁听着他们的问答，梅长苏忍不住失笑道：“真是混乱啊，又是父亲、母亲，又是爹、娘的，再加上你跟哪个兄弟都不同姓，不知道的人一听就晕了。”

谢弼转头看了看兄长，也笑了起来，“不知道的人当然会晕了，不过景睿的身世也算是一段传奇了，不知道的人很少吧。”

萧景睿故意板起脸，斥道：“没大没小的，叫我大哥。”

不过玩笑归玩笑，其实谢弼说的没错，萧景睿的身世由于太离奇，又牵涉贵胄世家的宁国侯府与江湖名重的天泉山庄，在朝野间的确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二十四年前，宁国侯谢玉离开他怀孕的妻子——当朝皇妹莅阳长公主——出征西夏，同年，江湖世家天泉山庄的庄主卓鼎风也将身怀六甲的爱妻送到金陵委托朋友照顾，自己前往苗疆约战魔教高手。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次被民间俗称为“锁喉”的疫情突然暴发，为躲避瘟疫，城内的达官贵人们纷纷离开，到附近的清静山庙避灾，而谢、卓两家夫人巧之又巧地住到了同一座庙里的东西两院。

由于山中寂寞，两位夫人有了交往，彼此都觉得性情相投，常在一处起坐。这天，两人正聚在一起聊天弈棋，突然同时阵痛起来。其时外面正是电闪雷鸣、风雨大作，随行的仆从们惶惶然地忙乱到深夜，终于有婴儿的啼哭声响起，两个男孩几乎是先后脚一起落草。

在一片喜笑颜开中，产婆们捧着这金尊玉贵的两个小公子到外间准备好的一个大木桶里给婴儿浴身。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古庙院中一株空心柏被雷电击中，一段粗枝轰然断裂，砸在产房屋顶上，瞬间瓦碎梁歪，窗棂也被震落，狂风猛卷而入，屋内烛火俱灭，一片尖叫声。侍卫和婢女们慌慌张张抢出两位夫人，被吓得向后跌坐在地上的产婆们也手忙脚乱地摸黑从木桶里捞出婴孩，逃了出去。

好在有惊无险，无人受伤，重新择房安顿好了产妇之后，众人刚松了一口气，就突然发现了一个重大问题。

摸黑被抱出的两个男婴，赤裸裸身无牵挂，一样皱皱巴巴，一样张着嘴大哭，重量相仿，眉目相似，哪个是谢夫人生的，哪个又是卓夫人生的？

到了第二天，问题更加沉重，因为其中的一个男婴死了。

谢夫人既是当朝长公主，这件事就不可避免地惊动了当今天子。皇帝下旨命两家带着婴孩入宫，只看了一眼，便知道事情难办了。

谢玉与卓鼎风都是长身玉立，五官明晰；两位夫人都是柳眉杏眼，秀丽文雅。虽说不算很像，但细察其五官，轮廓特征竟然差不多。

即使等孩子长大，只怕也难单凭长相，就判定他到底是谁家之子。

皇帝抱着婴儿瞧了半天，虽无决断，但因心中十分喜爱，便想出了一个折中之

计，“既然无法确认这孩子究竟是何人之子，那他姓谢姓卓都不合适，朕就赐国姓于他，按皇子辈取名，叫景……景睿好了，他生在睿山之上嘛。一年住在谢家，下一年就住在卓家，算是两姓之子，如何？”

皇帝做了主，何况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也只能同意。

就这样，萧景睿便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宁国侯谢家的大公子，也是天泉山庄卓氏门中的二少爷。而素无往来的谢、卓两家也由此变得有如亲族一般，关系紧密。两年前，卓家长子卓青遥娶了谢府大小姐谢绮为妻，两家更是亲上加亲，和睦得有如一家一般。

“大哥，既然父亲在书房，我们直接过去请安吧。”谢弼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梅长苏，“苏兄一起去吗？”

梅长苏一笑道：“入府打扰，自当拜见主人。”

兄弟二人一左一右，笑容晏晏地陪着客人进了二门。沿途的下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来的是个要紧的贵客，只是看来者一身白衫，容颜清素的样子，又猜不出是何来头。

按贵族世家的常例，除非是迎接圣旨或位阶更高的人，一般不开中门不入正厅，所以两兄弟直接就引着客人到了东厅。虽然室外还有余晖，但厅内已是明烛高烧，在温黄的灯光下，有一人手执书卷，踏着光滑如镜的水磨大理石地面，正缓步慢踱，若有所思。听到有人进来的声音，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颌下长须无风自动。

这就是颇受当朝皇帝倚重，被称朝廷柱石的宁国侯谢玉。

当年曾被喻为“芝兰玉树”的美男子如今已年过半百，但端正的面庞和挺秀的五官依然保留着青年时的俊帅，体型也保持得很好，胖瘦适中，矫健有力。此时他身着一套半旧的家居服，除了腰间一条玉带外别无华贵的饰物，却透着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雍容。

萧景睿与谢弼神色恭肃地上前拜倒，齐声道：“孩儿见过父亲。”

“起来吧，”谢玉抬了抬手，目光落在萧景睿身上，语调略转严厉，“你还知道回来？两个多月不见你人影，连中秋团圆之日都忘了，看来平日对你实在管教得不够……”

刚刚才教训这一句，谢玉突然发现厅上还有第四人，立即停顿了下来，“哦，

有客人？”

“是。”萧景睿躬身道，“这位苏兄是孩儿结识的朋友，在外时一向多承他照顾，此次是孩儿力邀他到金陵休养身体的。”

梅长苏迈步上前，执的是晚辈礼，气度却甚是从容不迫，“草民苏哲，见过侯爷。”

“苏先生客气了，来者是客，何况又是犬子的好友，不必如此谦称。”谢玉抬手微微还了半礼，见这年轻人虽是病体单薄，但容颜灵秀，气质清雅，不由多看了两眼，“苏先生好人物，既然赏光客寓敝府，就当自己家一样，不必拘束。”

梅长苏欠身笑了笑，并未多客套，慢慢退后了一步。

因有外人在场，谢玉不便再对萧景睿多加训斥，所以只瞪了一眼，就放缓了语气道：“客人远来劳累，你们陪着先安排休息吧。明日不许贪睡，去公主府迎你母亲回来，等我下朝后再过来这里，有话要吩咐你们。”

“是。”兄弟二人一齐躬身，与梅长苏一起退了出来，一直等出了院门，才放松了全身。

因为早得了吩咐，谢府下人们已打扫好客院雪庐，重新换了崭新的铺陈，热茶热水也准备停当，整个院子显得极是温馨，倒看不出一向少有人住。

旅途中晚膳吃得过早，所以萧景睿和谢弼陪着梅长苏一起在雪庐用夜宵。枣粥和点心刚送上来，萧景睿突然想起来了什么，问道：“飞流呢，叫他一起来吃吧？”

梅长苏笑道：“他一直都在啊。”

话音刚落，萧景睿和谢弼突然觉得背心一阵发寒，回头看时，方才明明空无一人的屋角，此时竟已静静地站着—一个身着浅蓝衣衫的少年。他容颜生得极是俊美，可惜全身上下都仿若罩着一层寒冰般的冷傲孤清，令人分毫不敢生亲近之念。

“虽说不是第一次见飞流，可还是觉得这身法好诡谲啊。”谢弼压低了声音悄悄道，“苏兄，有他这样一个护卫在，我都不太敢靠近你，生怕他一个误会，劈我一掌。”

“怎么会？我们飞流脾气很好的。”梅长苏刚抬了抬手，下一个瞬间飞流就已经飘了过来，蹲下身，将头靠在梅长苏的膝上，“看，还喜欢撒娇。他只是偶尔分不清楚真假，以后有他在场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打闹就是了。”

这个武功奇绝的少年护卫受过脑伤，略有些心智不全，萧景睿和谢弼早已知道，不过他俩对梅长苏都敬如师长，根本没打算跟他打闹，所以这句吩咐嘛，听着也就是听着罢了。

飞流不喜欢吃粥，谢弼又吩咐人另给他煮了面食。大家正边吃边闲谈，院外突响人声，有人一路朗声大笑着走进来道：“你们走得可真慢，等得我都快长毛了！”

萧景睿大喜，跳起身来抓住来者，“豫津！”

谢弼却皱起了眉头，下巴一仰，问道：“我说言豫津啊，你这消息也太快了吧？我们刚刚才进门，时间又这么晚，你跑来干什么？”

“我跟你们管家打了招呼，等你们一回来就给我送信儿，”言豫津大踏步走上前来给梅长苏见礼，“苏兄看起来气色不错，这一路上少了我，没被这两人给闷死吧？”

国舅府的大少爷言豫津是萧景睿最好的朋友，三个贵公子本来是在一起游历，途中遇到梅长苏，原本打算结伴同行回金陵，谁知一行人在半路上碰巧救下了一对被追索的老夫妇，听他们说是准备上京，去控告庆国公柏业的亲族在他的原籍地滨州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夺耕农田产为私产、殴杀人命等诸项罪状。谢弼因为宁国侯府与庆国公府一向交好，怕父亲责怪，没有敢管这桩闲事，而言豫津生性洒脱，侠义心起，便自告奋勇护送这对老夫妇一起先走，同时还坚持不要萧景睿同行，一行四人这才分成两路先后入京。

一见到他，梅长苏自然要先问一问那对告状的老夫妇。

“状子已经递到御史台了，皇上密旨派了特使去滨州，没有调查结论前案子暂不开审，所以现在还没起什么风波，谢弼你也用不着这么急就疏远我避嫌。”言豫津虽然面上乐乐呵呵的，但说起话来却毫不客气，“我就是想这么晚来看看景睿和苏兄，就不是来看你的，不服气来咬我啊……”

“呸！”谢弼啐道，“你那么厚的皮，谁咬得动？”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跟你们说正经的。”言豫津拖过一张凳子坐在桌旁坐下，捞起一杯茶一饮而尽，“你们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回来得有多及时吧？”

“及时？”萧景睿不解地眨眨眼睛，“我们赶上什么了吗？”

“哈哈，”言豫津用力拍着好友的肩膀，“你们赶上了一场大热闹！”

听他这样说，梅长苏倒还罢了，萧景睿和谢弼却一齐睁圆眼睛，露出了好奇的表情。因为他们二人非常了解言豫津，知道这位国舅公子是全京城最爱看热闹的一个，哪里有热闹哪里就有他的影子，看的热闹多了标准自然也会水涨船高，所以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大”热闹，就一定不会小到哪儿去。

“别吊胃口了，快说，有什么热闹看？朝廷要加恩科点武魁了吗？”谢弼催问道。

“比那个热闹。”言豫津摆摆手，“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初遇苏兄的那个小县城外，看见了什么人？”

“看见了……”谢弼略一回想，“啊，那个大渝国派来出使我们大梁的使团！他们现在已经进京了？干什么来的？”

“嘿嘿，”言豫津笑眯眯地道，“他们是来求亲联姻的！”

“原来是这个事……”谢弼有些失望，“皇上按惯例会考察一下这些使者，虽然还算有趣，却也未见得能有多热闹。”

“你先别急嘛，”言豫津斜了他一眼，“这个热闹里不仅有皇上，有大渝使者，还有一个你们想也想不到的第三方！猜猜是谁？”

萧景睿与谢弼刚开始想，梅长苏已道：“是不是北燕的使团也到了金陵？”

言豫津稍感受挫，但很快又振作起精神：“苏兄猜得没错，北燕的使团规模也不小，双方在金陵城已经明争暗斗了好几天了，皇上决断不下，或者他根本就不想决断，所以颁下圣旨，三天后在朱雀门外，来一个公平的比试！”

“有些意思了，”萧景睿挑起双眉，“我们已经看到大渝使团里至少有一个金雕柴明，北燕那边虽然不知拓跋昊来了没有，但也绝不会差到哪里去。这双方比拼，的确值得一看。”

“哪里只是双方比拼，是三方！”言豫津得意地一笑。

“啊？”两兄弟异口同声地问道，“还有哪家使团？”

言豫津正准备卖卖关子，梅长苏又笑道：“我猜当然还有东道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难道就不许我们大梁的勇士去争争这个机会？”

面对着萧、谢二人询问的目光，言豫津只好予以肯定，“苏兄猜得对，就是这三方。”

谢弼很是诧异地道：“皇上这样下旨实在奇怪，他如果不同意和亲，拒绝就是